

香港铜锣湾的印尼风情

作者：戊草 (下)



不回乡过新年的印尼佣工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体祷告

由于她们的聚会，近几年，铜锣湾发生了不少变化。敏锐的商人看到了她们潜在的消费能力，抓住商机，在铜锣湾开启了各种以她们为消费对象的商店：首先是让她们把挣来的港币换成印尼盾的“两替店”和便利的汇款钱庄、大众化的印尼餐厅、多间兼卖印尼式饭盒和印尼文报刊的东南亚产品专卖店、照相复印店、大众化手机店等等，那些店都挂上印尼文招牌和产品介绍，甚至某超市门口的修表摊，也赫然用印尼文写上：Menukar batu battery(更换手表电池)。使铜锣湾出现热带的人文风情。

我真佩服她们学讲广东话的天分，多数人来到香港一两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，不但和香港人说广东话，有时和自己人也说广东话，抑扬顿挫掌握得相当准确，正因为有这一优势，现在雇用印尼佣工的早已不单是归侨家庭，不少香港人家庭也聘用会讲粤语的

印尼妇女。

有一次乘地铁，遇到一个印尼少女，用广东话向我问路，她听到我的广东话讲得不大纯正，就改用华语和我交谈。她告诉我，她曾在印尼华人开的补习班学了一年多的华语，后来陪华人老板去了几次南宁，参加东南亚展览会并和中方谈生意，从而结识了一位南宁男青年，和他谈恋爱。她说她现在在香港工作，男朋友每年从南宁来香港休假和她相见，她还把他的照片给我看，还强说，男朋友身材高大、皮肤白皙，正设法从南宁调到深圳工作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时常见面。看来她十分认真投入于这一恋情，对将来充满信心和憧憬。我祝福他们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和铜锣湾东西相邻的北角和湾仔的菜市场，以及铜锣湾鹅颈桥菜市场，是这一地区居民买菜的地方，每天为majikan (

雇主) 做饭做菜的港岛印尼佣工多集中在这三处采购食品。学习语言显然是双向的，印尼佣工用广东话时，菜市场的摊主、商店的伙计却用他们学到的印尼话和她们对答，他们最熟练的当然是用印尼语说商品的价格和数量，买卖双方显得友好而融洽，有时甚至乘机打情卖俏。

每天下午学校放学时间，在各间幼儿园、小学校门口，都会看到许多印尼佣工在等待主人家的孩子放学，接他们回家。在医院的候症室，也可看到不少由印尼佣工陪同老人看病……超过十万之众的她们已经参与到香港许多家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，她们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为香港社会作出了贡献，也为她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作出奉献，更为改善她们各自在印尼的家庭生活作出离乡背井的牺牲！有机会和她们谈起在印尼乡村的家和家人，朴素的爱国、爱乡、爱亲人的感情可掬。除了铜锣湾，港、九和新界的许多地方，如：九龙的“美孚新村”公园和广场，新界的沙田、荃湾、元朗等，都自然成为她们周日休息天的聚集地。

光阴似流水，离开父母兄弟、离开丈夫子女的印尼女佣，

也和所有别井离乡的人一样，难免有思念家人和思乡之苦。她们的收入和在原乡工作所得相比要高许多，因此，在香港工作多年，原乡已能买田买地扩建房屋，父母生活好转，弟妹和子女就学。然而，和丈夫分开，加上伊斯兰教徒容许一夫多妻，留在原乡的男人有的用她们寄去的钱另寻新欢，使一些人成为怨妇。听说也有不少人变得更加“现实”，学会自己挣钱自己花钱，不像初来时那么节约，从而在星期天成为香港的一群有实力的消费者。有在港岛开业的归侨私家医生说，因语言相通，常有印尼佣妇前来就诊，尤其是星期一上午，来就诊者多是要要求一夜情后打一剂安全针。

有报导说，一些印尼佣工也开始学会耍些花招，以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，这在香港这个商业城市一点都不足为怪。我更喜欢看到她们正面的贡献和勤劳的行象，以及同雇主的和

谐相处。更期望能看看到在香港工作过的她们回到印尼后，能学到香港人的优点，尤其是香港人的拼搏精神，以及香港人乐意同在港的各国人士共事共存、和谐相处的胸襟。印尼是世界上最多伊斯兰人口的国家，也是妇女最开放的国家，在国际化的当代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，种族的相互参杂现象可以预见。

Covid-19疫情已在全球流行近两年，各国人员的来往受到很大的限制。造成回印尼休假的和新加入行业的印尼TKW(妇女劳动力)，无法顺利来港，而香港急需需人的家庭难请到，已在港工作的人也难以回乡探亲、和家人过Hari Idul Fitri或Lebaran(解禁节，即回历新年)。这种状态不知何时可以结束。手机Wifi互联网成为和亲人联系和解乡愁，不能须臾或缺的通讯工具。(完)

2019年3月第一稿

2021年12月第二稿于香港。



她们表示支持钟万学 (A Hok)